

中国美协顾问许钦松： 艺术新生代决定了行业的未来！

开学第一课

新
快
报
记
者
梁
志
钦
松

临近9月开学季，“开学第一课”不仅是学子步入新学年的起点，亦是前辈回望成长、启迪新人的宝贵点滴。新快报收藏周刊特邀中国美协顾问、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许钦松，围绕不同人生阶段的“第一课”展开深度对话。

从幼年华侨家庭中耳濡目染的公益家风，到少年时代大自然给予的生命体验，再到中学时期个体意识、美院求学阶段名家教诲与下乡实践，许钦松坦言人生处处都有“第一课”，正是因为不同方面的吸收与学习，最终才能完成全面修养。

作为深耕艺术教育多年的前辈，许钦松桃李盈门，在研究生培养中坚持以海量阅读夯实理论根基，重视思辨能力与学术选题训练。立足行业管理经验，他始终看重艺术人才梯队建设，大力扶持青年艺术力量。

面对AI技术席卷文艺领域带来的震荡与困惑，他保持理性审视，提出AI只是创作工具，人的情感温度、原生创造力无可替代，勉励青年创作者坚守精神内核，重视观念与创新表达。



我人生的第一课 是来自祖辈传承下来的家学家风

收藏周刊：9月1日开学日即将来临，想请您聊聊人生各个阶段印象深刻的“第一课”。

许钦松：人生有很多第一课，就连幼儿园时期，也有让我记忆很深的一课。我出身华侨家庭，爷爷是归国华侨，他于我而言就是人生的榜样。村里每年元宵、中秋都会办灯谜会，都是爷爷操办，他自掏腰包准备一大堆奖品。猜中就敲鼓，猜错就打鼓边，年年如此，公益家风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

幼儿园课间，爷爷总会准时到门口等我，给我带糖果、龙眼、花生等零食。我拿到之后，基本都分给小伙伴吃光了。我母亲跟爷爷说，既然买给孙子吃，不如带回家再吃。爷爷却说，孩子愿意分享是很好的事。就这样，一颗公益的种子埋在了我心里。这份理念也影响到我的下一代，我的孩子辞掉高薪工作，投身我的艺术基金会，还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公益硕士，推动基金会对接国际。

所以，说我人生的第一课，很可能就是来自祖辈传承下来的家学家风。

收藏周刊：那求学时期的“第一课”，又有怎样的感受？

许钦松：小学是在宗祠改造的学校上课，幼儿园以玩耍为主，小学开始有纪律约束，一下子和这么多人一起集体学习，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集体氛围，我的集体意识开始萌发。

初中要步行十里路去镇里的中学上学。潮汕平原大片稻田，远望莲花山，清晨赶路，太阳升起，稻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。我没鞋穿只能赤脚走田埂，冬天踩在带霜的地上冰冷刺骨，夏天地面又滚烫。下雨天我特别喜欢，把衣服抱在怀里，拿斗笠护住，赤裸着在田埂奔跑，感受雨水打身上的感觉。可以说，大自然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。

同时中学也让我萌生个体意识、自我意识。初一开学典礼结束回到教室，班主任挨个点名，点到名字就要起立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被众人看见，内心生出强烈的荣辱感。

我在文化馆学习国画、书法 打下综合的艺术底子

收藏周刊：高中时期有哪些难忘经历，对您走上艺术道路有什么影响？

许钦松：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学校停课，我在家干农活，插秧、收割、犁地都做过，挣的少年工分差不多抵得上一个妇女劳动力。高中语文老师对我影响很大，我是班长，他经常安排我主持集体活动，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，还经常跟我讲课本之外的人生道理。有一回他骑自行车带我回乡下家里，天黑之后，他母亲借着煤油灯，从床底找出珍

贵的鸡蛋煎荷包蛋招待我。我的数学老师同时管理图书室，知道我爱读书，经常悄悄把图书室打开，让我尽情阅读。我读了很多世界名著，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红旗飘飘》期刊、普希金诗歌、托尔斯泰的作品等等。

当时还有一位老师同时兼任美术、音乐老师，教我弹古筝、拉二胡，也带我学习水彩画。那时候印刷画集非常稀缺，我就和废品收购站的大爷搞好关系，送点零食、香烟，请他帮我留存杂志上绘画相关的封面封底，我收集回来剪贴，做成自制画集。同学有一套《芥子园画谱》只肯借我几天，我就买透明纸，临摹整本书做了摹本。

高二，我被选调到澄海县文化馆青年木刻训练班。澄海的农民版画基础很好，在那里除了版画，我还参与泥塑创作。18岁，我的版画作品就登上了《汕头日报》。文化馆的裱画室四面挂满书画，我得以看到任伯年、齐白石的原作，文化馆馆长国画水平很高，我在那里学习国画、书法，打下综合的艺术底子。

收藏周刊：到了美院（当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）求学，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？

许钦松：那时候美院招生规模很小，版画班才15人。陈晓南、于秉正、张信让、潘行健、郑爽等老师给我们上课，陈晓南是和徐悲鸿同辈的艺术家。这些老师的名字之前就听过，开学见面后才发现，除了陈晓南先生年长一些，其他老师原来都如此年轻，一下子让我对大学氛围倍感活力。

在大学二年级时，黄新波先生出任学院副院长，他是我们版画专业学生十分崇敬的前辈。

读书期间下乡实践是重要的学习环节，我们跟着老师到当地农民家里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。先后去顺德、海南屯昌，我们集体创作组画，每人完成其中一张，汇成整套作品。

毕业留校名额极少，全校只留一位老师任教，其余学生都要返回原籍。经过多轮师生广泛征求意见，我得到了留校机会。

一代代的年轻人发展好了 艺术的未来才有希望

收藏周刊：后来您开始带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对于门下学生，尤其是博士生，您会如何给他们上“第一课”？

许钦松：我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、澳门城市大学带博士；在广州美院、华师大带硕士，在中国国家画院带高研班，前后培养了近一百五十名学生。

对于博士生阶段的学生，不会过多讲授具体技法，核心是思想启迪。第一，读书是硬门槛，入学第一年，要读完100本专业相关理论书籍，每本书要写三五千字读书笔记，上交签字审核，筑牢理论基础。第二，论文选题极其关键，学制三年，必须吃透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，找到可以突破的方向。选题会由多

位评委评审，一旦选题被否决，会严重挤压后续论文写作时间。平时大多是以聊天交流的形式，启发学生打开思路，寻找研究方向。

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2026年度许钦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”在广东美术馆（白鹅潭馆区）展出。

人物介绍



许钦松

中国美协顾问、
广东省文联原主席、
广东画院原院长、
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。

位评委评审，一旦选题被否决，会严重挤压后续论文写作时间。平时大多是以聊天交流的形式，启发学生打开思路，寻找研究方向。

收藏周刊：这么多年，您一直非常关注、扶持青年艺术家，是什么缘由？

许钦松：我在广东画院担任党组书记的时候，正值全国文化单位改革，我推动设立签约画家制度，成立广东青年画院，重视青年人才培养。担任广东美协主席之后，我梳理会员年龄结构，搭建各个画种艺委会，推动各个画种均衡发展，广东也成为全国美协会员最多的省份。艺术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，成熟艺术家很难反复拿大奖，新生代决定行业未来，只有当一代代的年轻人发展好了，艺术的未来才有希望，所以我一直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。

收藏周刊：现在AI技术发展很快，AI绘图对艺术冲击很大，不少年轻人感到迷茫，您怎么看待AI？对年轻创作者有什么建议？

许钦松：AI对整个文艺界冲击不小，首当其冲是作曲行业，输入关键词和歌词，AI就能生成完整歌曲。美术领域同样如此，很多创作者内心忐忑，甚至感到焦虑。但在我看来，AI终究只是工具。它是整合现有的资讯进行重组输出，没办法产生真正原生创造力，人的情感、肉身体验、思想温度，是AI替代不了的。就好比现在社会，思考思辨、心理精神相关从业者很难被机器替代，艺术也是同理。AI会推动艺术转向，未来创作会更加看重创造性与观念表达。如果固守老旧的传统套路，是很容易被AI比下去的；但根植于人类真实精神世界的艺术，机器永远无法取代，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。



■2025许钦松创作奖研究生组三等奖作品
跨媒体艺术学院
陈锐城《第三只眼》装置艺术